

姐弟情

大姐在新疆

□黄孝聪

我远在新疆的大姐今年已77岁了。细算下来,她工作生活在新疆已61年了。

1959年,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大姐16岁,已经初中毕业了。当年祖国发出了要求内地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较强的大姐听说后积极行动,踊跃报名。我父母及家人都竭力劝阻,不舍得她去那么远的地方。但大姐义无反顾,执意要去支边。家人纵有万般不舍,但最终还是让她跨入了支边行列。出发那天,在送别的婆婆泪眼中,大姐和她的伙伴们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遥远的旅程。

大姐支边插队落户在吉木萨尔县。过了一个多月,大姐来信说起她那边的艰苦生活等话语,家人们很难过。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家里也凑不出什么好的物品寄给她,每每只有去信安慰一番。大姐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硬是坚持了下来。由于她有一定的文化和能力,没几年就被调到县贸易公司,经过培训当上了一名会计。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体面工作,家人都十分欣慰。

此后,她经常寄些钱和全国通用粮票贴补家用,还不时寄些葡萄干、杏干、桃脯、核桃等新疆干果特产回家。我们把这些干果分送给亲友们品尝,他们都夸奖大姐聪明能干有出息。后来,大姐由于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还在贸易公司入了党。

1968年,阔别家乡十年的大姐,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还是“文革”期间,我家中仅靠母亲一人在商店工作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虽然物资匮乏,但母亲还是竭尽所能款待大姐,一直到她探亲假结束。我们也预先购置了花生、大米等物品让她带回新疆。送她返回时,我们弟妹几人大包小袋,肩扛手提,乘车坐船,一直将她送至上海火车站,上了乌沪直快列车才依依惜别。

1983年,大姐在乌鲁木齐财经学院经过一年的进修学习,拿到了结业证书。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注册会计师,被分配到昌吉市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当上了公务员,直到退休。大姐的刻苦勤勉和不懈努力,给我们弟妹们树立了良好榜样。在她的影响下,我们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责,作出了应有的奉献。

爱屋及乌。自从大姐到了新疆,我们就对新疆社会的风云晴雨特别关注。数年前,西方国家一些反动政客唯恐天下不乱,串通一小撮暴徒在新疆境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伤害汉族同胞。一时间新疆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我们听此消息后,心急如焚,随即打电话给大姐,叫她轻易不要外出,做好自身保护。大姐回电说,有党和政府,有人民军队,相信这一小撮人翻不了天。果然,我公安武警部队利剑出鞘,这股逆流终于被平复,新疆社会又恢复了往日安定的局面。

今年7月份,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心又提紧了起来,赶忙在电话中嘱咐居住在邻近的昌吉市的大姐及其一家注意个人防护。她还是那句话,相信党和政府,况且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请我们放心。果然,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乌鲁木齐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个长久在外的游子谁没有故乡梦。退休这么多年来,大姐几乎年年回老家,在我们弟妹家轮流暂住。我们常对她说,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但我们弟妹的家就是你的家,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弟妹张开双臂,敞开大门,随时欢迎你和你家人回到生你养你的故乡。大姐听到我们这番深情地话语,欣慰地笑了,笑得那样的幸福,那样的灿烂。

浇灌
李斌

祖孙情

和风细雨做爷爷

□黄新中

从孙女出生那一天起,我就想做一个好爷爷。10多年来,我一直用心努力着,满心希望孙女健康成长成才。

孙女从小聪明、可爱、成绩好。小学三年级开始,同学们就叫她“黄博士”。但没想到,去年5月,已上初二的孙女画风突变,乖乖女变成了“怼怼女”,不管谁说话,她都皱着眉头,不听话还总要顶嘴。难道孙女有小姐脾气了吗?

我相信孙女一定会改正过来。我历来反对教育孩子用直接训斥等短兵相接的方法,我想还是和风

细雨好。孙女喜欢看书,我就给她买书,如《古诗词鉴赏》《鲁滨逊漂流记》《水浒传》等,还和她讲她感兴趣的文史方面的知识。孙女喜欢练钢笔字,我就给她买钢笔字帖,并根据教育部推荐的古诗文篇目,我抄写了一本《实用钢笔字帖》,请图片社彩印,装订成册。孙女拿到清新、淡雅、精美的字帖时,非常开心。另外,我利用自己写文章的爱好,积极撰写文章,然后向报纸杂志投稿,争取发表,达到迂回教育的目的。虽然办法笨拙,但为孙女,我心甘情愿,乐而不倦。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些稿子发表见报,我很开心,孙女也很高兴,脾气也好了许多,但对操劳家务的老伴还是有不耐烦的神情。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赞扬老伴的稿子,有幸在报纸上发表了。孙女看后,了解了她奶奶的辛劳和大爱,马上和老伴亲热起来,嘴巴也甜了:“奶奶,您一年到头给我们做饭做菜做家务,太辛苦了,谢谢您。”

看到孙女的变化,老伴一下子精神了许多,走路轻快,脸笑得像一朵花。我心上的那块石头也落了地。儿子夫妇、亲家夫妇也都喜笑颜开。

母女情

别让父母“落伍”

□刘德凤

正在吃饭,母亲匆匆敲开了我家的门,把手机递给我,气喘吁吁地唠叨开了。原来,她当天刚加入了她的小区群,一进去,就见有人在发红包。她好奇点了一下,谁知道是一个100块的大红包。看聊天记录后她才知道,小区里有一个人得了重症,大家在为他募捐,母亲抢到的是人家的捐款。这下母亲急坏了。她不会发红包,不知道怎么还回去,周围又没有什么人可以问,于是跑了两里多路到我这里,让我帮她想办法。

我代替母亲在群里道了歉,并把这个钱还回去了。母亲这才放下心,坐下来喝水。看得出来,这次把她着急坏了。她肯定是担心人家误以为她是爱贪小便宜的人,抢了红包不还的。

没过几天,母亲从牌场打牌回来,一脸的丧气。我以为她是输了

钱,便安慰她说:“打牌不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嘛,输点钱不必放在心上。”哪知道她回答:“不是输钱的事。今天我们那打牌的几个人建了一个群,在群里玩啥红包接龙的游戏。你给我发的几十块钱我发完,后来就发不出去了。他们说要绑什么卡,还说我落伍了,哎。”我没想到,母亲就因这事发愁。不就是发个红包吗?前阵子,母亲回家后叹气,说现在的朋友都是用微信联系,她的手机没有这个功能,我便给她买了一款智能手机。因为忙,当时只教她怎么接打电话,却没教她其他功能,哪知道,就让她那么尴尬。

我特意在周末去了母亲家,把母亲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全部教了一遍。把个手机功能摸通,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可对读书不多的母亲,却是个难事。

母亲认真地听着,教了好多遍,还是不会。没办法,我只得耐心地重复,告诉她,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我不仅教会母亲看新闻,还教她怎么分享信息、怎么在朋友圈添加照片和视频。母亲像个认真的孩子,每天都要摸索到很晚。经过好几天的琢磨,很多功能她都掌握了。

如今的母亲,简直成了一个手机通,她走路用“微信运动”计步、家里开销用“计一笔”记账、目标和计划用“爱上计划”一天天督促自己、做菜用“菜谱精灵”、交话费水电费全在翼支付……母亲成了一个玩手机的高手,在她的朋友圈子里渐渐出了名。这让母亲有了很大的成就感,天天高兴得像捡到宝一样。

我想,别让父母“落伍”,让父母知道的信息更多一些,让他们周围的朋友对他们更多一些羡慕和仰慕,这也是一种孝吧。